



象测江鈔
問俗錄

标点本

书口

95.8

蠡测汇钞 问俗录

(标点本)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六月

蠡测汇钞 问俗录

(清) 邓传安 陈盛韶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

(北京文津街七号)

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

郎各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4 $\frac{3}{4}$ 印张 106千字

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500册 定价: 0.50元

图书分类号: K295.8+K295.7 统一书号: 11201·12

《文津书海》丛书编辑说明

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计划编辑出版一套《文津书海》丛书。

本丛书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北京图书馆藏书极其丰富，素有“浩如渊海”之称，而且其中珍贵善本、外间从未发现的秘本或孤本等新版旧刻、写经手卷，为数甚多。对这些宝藏进行挖掘，向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推荐介绍，以有助于

古籍的整理、研究和传布，将是一项有益的工作。我们愿意为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将对发展学术有用与罕见者为编选对象，并尽可能地广为征求意见，择其精英，随选随编随刊，以飨读者。

本丛书以三十种为一辑，陆续出版。

此书即是本丛书的一种。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七月

蠡测汇钞

(清) 邓传安 著

杨犁夫 标点

《蠡测汇钞》自叙

传安官海外近十年，效拙者之为政，恒恐岁月计之皆不足，敢不勉乎？初为北路理番同知，戴星于役，尝东至彰化界外之水沙连各社，北至淡水之艋舺、八里坌，望鸡笼山甚近。迨治郡由假而真，又尝南至凤山之埤头，延袤千里，皆览其山川形势，稽其民风土俗。间有所得，辄笔于书。公余之暇，手披卷轴，既因见见闻闻，以参考志乘及文集杂记之异同得失，又念圣朝声教被远，虽荒陬士子，皆知励学；为导以先河后海之原委，俾不囿于所闻，不迷于所往，亦济物之一端也。文以足言，薪有裨于掌故，而案牍应酬之作不与焉。搜篋得三十二首，汇为一编付梓。非敢谓蠡测可以知海，亦欲来者知区区滥觞，尚非无本之学云尔。

道光庚寅初伏日，浮梁邓传安鹿耕氏书于台湾府署之鸿指园。

《蠡测汇钞》《问俗录》标点本

前 记

台湾是我国的宝岛。有关台湾的史料、笔记为人们所关心。清人邓传安的《蠡测汇钞》和陈盛韶的《问俗录》就是这样的书籍，后者还记述有福建几个地方的民俗，把福建、台湾联系在一起，颇有意义。但现在二书均已不易读到。为便于热心了解台湾及福建历史的人研究与阅读，将北京图书馆珍藏此二书的稀见版本作标点后刊行，想来是会引起读者兴趣的。

《蠡测汇钞》的作者邓传安，字鹿耕，号盱原，又写作菽原或菽遽，江西浮梁人。其父邓梦琴，字虞挥，又字簪山，乾隆时进士，官至汉中知府，引疾归里后曾主端明、鹿洞书院，著作有《耦亭诗文集》等。由于家学影响，邓传安力学能文，被称为“古文家”，嘉庆间中进士，曾历权罗源、武平、闽县，官至建宁知府。他在《蠡测汇钞》序中谈及自己为官海外即在台湾近十年（据书中附的友人文章谈邓官鹿仔港即达五年），并谈及在台期间“效拙者之为政”，“初为北路理番同知，戴星于役”，尝至所辖不少地方；后作郡官又“延袤千里，皆览其山川形势，稽其民风土俗，间有所得，辄笔于书。”他自述曾“参考志乘及文集杂记之异同得失，”“文有足言，薪有裨于掌故”，“尚非无本之学云尔”。《蠡测汇钞》确也像

他自许的，为一部来自踏看寻访、据籍考实，因而史料价值颇高的著作。

此次刊行所据北京图书馆藏道光庚寅有本堂板的《蠡测汇钞》，为少见的本子。全书收文三十二篇，比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据以影印的《豫章丛书》所收光绪十四年刻本，要多出文章十四篇。书中这些文章涉及台湾少数民族的分布与习俗，明鲁王渡台及历年由大陆至台的寓贤简况，台湾有关书院与城池修建经过，道试中对诸生及遗才的策问，台湾地方史料包括农民起义史料的考辨，民事案件、土地纠纷的处理，台湾山水风光的观赏游记，还有关于自然界突现的变化，如潭中涌现小山、海峡连日风浪的记述及有关祷神文字。作为清中叶人，作者对民事案件特别是涉及民族关系的民事纠纷，能较为平实、清醒地予以处置，他又将事情因由、处置经过记载下来，可为难得的史料。对明亡时入台的寓贤，他也作了较详细的考述。至于祷神文字等，为当时地方官吏相沿迷信习俗的产物，说明作者未能免俗，现为保存史料，一并刊入。

《问俗录》作者陈盛韶，字澧西，湖南人。据周凯序，道光癸巳间陈盛韶调台湾也曾署鹿港厅事。当时，周凯卸署道篆，将作西渡，因风阻留于鹿港，作者即将《问俗录》书稿请周写了序。可推想成书在此以前不久。作者在《道考》条以尊崇口气谈到曾在台及鹿港为官的邓传安对考试作严谨要求，严禁枪手冒名顶替。文中称邓菽原（即邓传安）等为观察使，“关防极严，诸弊不生。”由之可以想见邓传安的行事和著作对陈盛韶均有不小影响。《问俗录》在专记民俗方面继续了《蠡测汇钞》所作的事情，正如书名所显示的，

《问俗录》在六卷中记了有关建阳县、古田县、仙游县、诏安县、邵军厅和鹿港厅的民俗。前几县与邵军厅属今福建省，后者属今台湾省。每地记述都达数十条，仅台湾鹿港厅即有三十九条。所记述内容有关民族关系、屯饷、海运、海禁、海防、道考、租佃、义仓、军工厂等，可使后人从中了解多方面的史料与掌故。在写法上，此书不象《蠡测汇钞》那样为各种文体汇编，而均系笔记形式。两书在涉及农民起义时，都有当时官吏常有的使用污蔑性称谓的现象，《问俗录》则更明显，甚至把抗租的佃户称为“恶佃”。《问俗录》中对少数民族也表现了更多的偏见，有的地方作者以为是少数民族落后之点，作了不适当的渲染。这些在阅读时需加以辨别，此处特予指出，为保存史料原貌，书中仍照原文刊入。

上述二书经整理标点后，列入《文津书海丛书》。《蠡测汇钞》由杨犁夫标点，以北京图书馆藏道光刻本为底本，并同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光绪刻本作参校；《问俗录》由刘卓英标点。标点工作曾经王利器先生指导，特此致谢。但因标点者水平经验所限，疏浅不当之处，仍会存在，尚望阅者指正。

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三年六月

蠡测汇钞目录

台湾番社纪略·····	(1)
水沙连纪程·····	(3)
番俗近古说·····	(5)
海外寓贤考·····	(7)
明鲁王渡台辨·····	(9)
文开书院从祀议示鹿仔港绅士·····	(11)
道试诸生策问·····	(13)
道试遗才策问·····	(14)
书吴贞女死事·····	(15)
《平傀儡山贼党记》后叙·····	(17)
书《三生琐谈》后·····	(19)
书《彰化县忠烈祠碑记》后·····	(21)
劝建鹿仔港文开书院疏引·····	(22)
劝修王功港天后宫疏引·····	(23)
劝修《台湾府志》疏引·····	(24)
劝捐置五妃墓守祠义田疏引·····	(24)
游水里社记·····	(25)
台湾府公建同善堂记·····	(27)
重修螺青书院碑记·····	(28)
重修海东书院碑记·····	(29)
新建鹿仔港文开书院记·····	(31)

新建淡水厅城碑记·····	(33)
彰化县界外狮头社潭中涌现小山记·····	(36)
澄台观海记·····	(37)
祭鹿耳门海神文·····	(38)
文开书院释奠祭先贤文·····	(39)
祷海神息浪通舟文·····	(40)
台郡祭五子祠并增祀诸寓贤文·····	(41)
城隍庙祷雨文·····	(42)
祷风神文·····	(42)
城隍庙祷雨疏·····	(43)
牒台湾府城隍文·····	(44)

台湾番社纪略

台湾四面皆海，而大山亘其南北。山以西民番杂居，山以东有番无民。番所聚处曰社，于东西之间，分疆画界，界内番或在平地，或在近山，皆熟番也；界外番或归化，或未归化，皆生番也。幸沾皇化，维有历年，地益辟，民益集，番益驯，犹恐番黎有不得输之情，爰设南北路理番两同知以抚之。北路熟番可纪者，嘉义共十三社，彰化共三十三社，淡水共三十六社，每社有通事、土目，约束其众，废置皆由同知。此外归化生番，嘉义则内优六社及阿里山八社，而崇爻八社亦附阿里山输饷，彰化则水沙连二十四社，其淡水之蛤仔难，向在界外，今入版图，改称噶玛兰，设官吏如淡水厅通判，即兼理番，不隶北路同知矣。内优通事尚由官置，余如土司之世袭。阿里山之副通事，水沙连之社丁首，皆治贖社输饷事宜。闻南路之卑南觅亦有官置社丁首。夫贖社，即民番互市也。所谓归化，特输饷耳。而不剃发，不衣冠，依然狃狃榛榛，间或掩杀熟番，而有司不能治，为之太息！安得如噶玛兰之改土为流乎！南路理台、凤两县番，载在府志者，台湾只三社，皆平地番；凤山熟番，亦只六社，余俱归化生番。以余所闻，唯山猪毛四社，傀儡山二十七社，实与凤山相接。琅峤一十八社，山行须历生番界，水行则由下淡水，小舟可通，而沙马矶头为其尽处。故由凤山往者，皆取水洋之捷。若卑南觅七十二社，则西南值凤山，北接崇爻，又在嘉义山后，府志纪其大概，故系于凤山下耳。今山猪毛已

在界内，民番错处，有都司驻焉。琅峤与沙马矶头皆见于蓝鹿洲《东征集》。琅峤当日已称乐郊，不忍弃诸界外。今益繁盛，民杂闽、粤，番甫归化，有司俱得通文告，不比傀儡山之有番无民者矣。鹿洲曾为元戎檄卑南觅大土官文，结令搜山擒贼，赏以帽靴补服衣袍等件，是生番中未尝无衣冠文物。今其女土官宝珠盛饰，如中华贵家，治事有法，或奉官长文书，遵行惟谨。闻其先本逃难汉人，踞地为长，能以汉法变番俗，子孙并凛祖训，不杀人，不抗官。然则虽在界外，又何殊内地乎？由卑南觅而崇爻，其北为秀孤鸾，又北为埤崙，又北为苏澳，已是海岛尽处，迤西乃达于噶玛兰。自噶玛兰既开，人迹罕到之处，始知其名，宜前此无及之者。独怪巴荖远、狮头、狮尾至今尚未归化，而府志附于彰化番社之末。其猴猴歪仔、歪巴荖、郁新仔、罗罕、奇立丹、抵美简、抵美抵美、踏踏新仔罕，又毛搭吝即南搭吝，珍汝女简即珍珠美简，女老即里荖，奇武律即奇武荖，勿罕勿罕即武罕，毛老甫渊即猫里府烟，奇立援即奇立板，抵羨福即抵美福，哆勝美仔远即哆嘞美远，屏仔猫力即珍仔满力，摆里即摆厘，奇班宇难即奇兰武兰，打那轩即打那岸，凡二十二社今皆在噶玛兰界内。当日并未归化，何以府志载在淡水番社中？彰化万斗六、阿里史二社，俱设立通土而府志不载。恐生熟番揉杂似此者尚多，非亲历不能核实也。我国家车书一统，声教无外，不宜于一岛中判华夷。溯台湾初平时，仅有台、凤、诸三县，已而于半线置彰化县矣。又于竹塹置淡水厅矣。今又于艋舺、三貂之东南增噶玛兰厅矣。诚如鹿州所谓气运将开，非人力所能遏抑者。分界禁垦，前人权宜于一时，究竟旧日疆界，无不逾越，所当变而通之，

以番和番为柔服伐贰，内外合一根本。郁沧浪《稗海纪游》云：“有赖科者，欲通山东土番，与七人为侣，昼伏夜行，从野番中越度万山，竟达东面。东番导游各社，禾黍芄芃，比户殷富。谓苦野番间隔，不得与山西通，欲约西番夹击之。”又曰：“寄语长官，若能以兵相助，则山东万人凿山通道，东西一家，共输贡赋为天朝民矣。”考赖科之名亦见于《东征集》，是大鸡笼通事，曾招崇爻八社向化者。所谓野番，似指淡水山后，未知所称土番，即是崇爻，抑尚在崇爻以北？姑存之以备一说。

水沙连纪程

水沙连归化生番共二十四社，在彰化县界外，非与生番互市之社丁不能至；而越界私垦，有厉禁焉。嘉庆二十年，今淡水司马吴朴庵性诚知县事，因奉檄往逐占垦埔里社之汉民，作诗以纪其事。越七年而余来为北路理番同知，读朴庵诗而嘉叹之。适又有熟番潜入者，当事厪涓涓不绝之虑，迭檄申禁。余念非亲往不能察实，况佳山水之得自传闻，何如目睹，岂惮险远而不一行？顾深入异域，未可无卫，于是先次广盛庄，令众社丁属徒百人，益以屯丁四十人，田头社生番亦率众来迓愿为先导，乃鞬弓箠矢，执戈扬盾以往。过油车坑口，路陡而狭，擎兜上下，如挽如缆。又沿溪行数里，登鸡胸岭，从岭上望社仔旧社，盖二十四社之最近者。既被汉民占垦，生番不能御，俱迁往山内矣。水里社土目亦率众番迓于岭上。过土地公案五里皆密树。过牛膀泽五里皆修竹

阴翳，并不见日，然树林有湿气侵入，未若竹林之萧洒可爱。此入山之最奥处，海外所未见也。过满丹岭至田头社，由奥得旷，心目顿开，两社番男妇跪迓道旁，装束不名一状，见官长皆欣然喜，因留宿焉。时当秋暮，山气夕佳，社丁指点两山相向，形似龟蛇，延伫久之。次早过水里社，望见日月潭中之珠仔山。蓝鹿洲《东征集》所纪之水沙连即此。因番未舫舟，留俟回舆畅游。过猫兰及审辘，昔为生番两社，自被占垦，番徙社虚，汉民既逐，鞠为茂草。由审辘而东，穿林下坡，行坑中，两山耸峙，夹以巨石，溪流湍急，浅处可厉，深处不可涉。登山伐木，推而下之，顷刻成梁，如左氏传之除道梁滢者，以人众易为力耳。亦有不可梁处，仍擎兜渡水，纵横湾转，更险于油车坑，险尽而夷，奥尽而旷，遥见埔里社，一望皆平原，此界外之最旷处也。埔里社番及招来诸熟番，皆跪迓于路，即延馆于覆鼎金山下之番藿。山之高不三丈，登而眺远，四望如一，乃知二十里平旷中，惟埔里一社，余社俱依山，草莱若辟，可得良田千顷。生番不能深耕，薄殖薄收，已有余粮，即招来之熟番，亦不能如汉人之尽地力。今熟番聚居山下者二十余家，犹藉当日民人占筑之土围以为蔽，诛茅为屋，器具粗备。官长随从多人皆免露处。生番既供薪米，并以牛豕犒众，闻椎牛屠豕声，不啻“于京斯依”之“跽跽济济”矣。明日以熟番为引导，履勘田原，新垦地不及三十甲，尚未成田；旧垦田十倍于此，早已荒芜。此地东通秀孤鸾，南连阿里山，北连未归化之沙里兴，为全台适中之地，而平旷膏腴，彷彿内地莆田一县，真天地自然之美利，惜其越在界外也。民人生齿日繁，番黎生齿日耗，不知何故。余经过处已见三社为墟，疑他处亦有

似此者。过埔里社，见其番居寥落，不及十室，询知自被汉民扰害后社益衰，人益少。邻近眉里、致雾、安里万三社，皆强，常与嗜杀之沙里兴往来，其情叵测，逼处者实惴惴焉。番性贵货易土，何所爱于旷土，而不招熟番以自卫耶？余既知以番招番之由，仍召四社土目诘以旷地之可开与否，音须重译以通，而社丁及熟番之能生番语者，各怀私见，互有是非。及求得能汉语之生番为通事，乃悉其实。盖眉里诸社之不愿开，藉口于社仔社之因招垦而亡，其理甚正。埔里社之孤立自危，不但汲汲招垦，即剃发为熟番，亦所心愿，其情可悯矣。且此次越入之熟番，实缘生番招来，异乎当日汉民之强占者。特以开垦不利于社丁，未免偃张其辞，以闻于上，当事虑有奸民混入其中，渐次藏垢纳污，不得不察，实申禁耳。余所见已异乎所闻，并逆料熟番之开垦，将来必无成功，不必如往岁实力驱逐，惟谕令具状，俟岁事既毕，各还本社。可以安番众而复上官，何多求焉！遂于明日回舆，为水里社之游。是岁道光三年也。

番俗近古说

生番人稀土旷，地无此疆彼界，但就居之所近，随意树艺，不深耕，不灌溉，薄殖薄收，余粮已不胜食。积粟无巢无余，其所持以与社丁互市，乃射猎所得之皮革骨角毛羽及山中诸药物，取之而不尽者。既无贫之足忧，又何富之可羨，非所谓贫富不相耀欤！古之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耳。九府圆法之权轻重，盖昉于征商以后，其初固无泉布、泉刀也。

今制钱为国宝，而不流通于界外，番钱来自外洋，为商贾所重，而不行于生番。社丁以番之所需，入山贖社，无非日用饮食，不贵异物贱用物，生番之所以易足也。夫输饷之社，归化社也；不输饷之社，野番也。生番何能输饷？惟是社丁以贖社所得纳税于官耳。其冒险趋利与野番交易之番，割官不过而问焉。然则熟番之饷，即汉之算，唐之庸也。生番之饷，犹是周礼之征商也。曷尝责贡于界外乎？界外不通语言，焉解文字？互市或有賒货，皆以结绳代券，如期而偿，则去之。盖风之似上古者如此。然而民分番汉，汉恒欺番，番分内外，内能和外，即如水沙连之社仔社，曩皆生番聚居，不知如何为汉人所饵，遂夺其地而墟其社。埔里社之膏腴，固汉人所耽耽者。熟番馈以货物，竟得受地而垦，杂居无猜。春秋魏绛之论和戎所谓贵货易土，土可贾焉者，洵不诬也。贾谊云：秦人家贫，子壮则出赘。《史记·滑稽传》：淳于髡，齐之赘婿也。盖以赘婿为贱矣。番俗入赘之男，如于归之女，顺以听命，无敢自遂，贱孰甚焉！古之去妻，礼有明文，今已不行。惟番俗娶妻曰“牵手”，去妻曰“放手”，不合则去，亦犹古之道欤？被发衣皮，固是戎俗，然上古之民亦衣羽皮而榛榛兀兀。沙连生番女或结辫，男发并散垂，蔽体之襦皆革。女更增以抹胸，或革或布。中古之戎，即上古之民也。至土目见汉官，必加装饰，衣襦皆红哔叽，又有束股及腓之裤。女则衣白，其襦裤或红或绿。考之古襦裤，本不相连，裤之裆，汉以后始有之。但古之襦藏于内，番之襦见于外耳。其女衣尚白，似古之一命展衣。男之上下皆红，又似《春秋传》之赭韦附注，睹衲服之振振，慨然思载纘武功之遗焉！断发不同剃发，《春秋传》艾陵之战，齐公